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十四

安邱王筠毋山學

刪篆

說文兩見之字。大徐概以部分在後者爲重出。何其不審也。許君於會意字。必列於主義所在之部。後人檢之。不得輒增於從義所在之部。此其所以重出也。茲以說文本重之三十八字。列於首而愚見所及附焉。其爲段氏刪之。而是者。與已見它篇者。不復書。

叡兩見於玉奴二部。玉部當依玉篇作𤣥。

藍字艸部兩見後字當依玉篇作蔭。廣韻蔭下云瓜蒞也。

出說文亦確證也。

右二字當入改篆欲重出者類聚列於此下文桃&款竝同

吁見口于兩部當刪在口部者于下云於也。

與典謨於字同不與毛傳

于於也同毛讀于於同音明其爲語詞乃以今字釋古字此則讀於如本字

象氣之舒于案鳥

下云取其助氣故以爲鳥呼於卽鳥之古文可知于嗟麟

兮于嗟乎騶虞皆古文非借字後人借于爲語詞乃加口

以別之故與它字之兩從者不同乃許君不以吁爲于之

重文豈以分用旣久邪何鳥於則合之邪。

玉篇吁在口部與說文次序同

于部則無蓋刪之矣。○于之爲吁。又可以芋徵之。芋下云大葉實根

駭人。故謂之芋。小徐曰芋猶言吁。吁驚詞。故曰駭人。筠案許君說芋以大葉實根而大義因之以起。小雅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改爲幠。許則宗毛乃美而大之之詞也。

劇見刀支二部。其在支部者爲戲之重文。當刪。戲閉也。劇判也。從刀與判義協。與閉義不協。且果有閉義。則於刀部劇下加一語曰。或以爲戲字足矣。必不重出。玉篇戲字注不言亦作劇

鞞見鼓革二部。在鼓部者從革爲鞞之古文。段氏所據小徐本草部鞞亦從革。知由鼓部遂補當刪。愚案顧氏鈔本

兩部皆從革。朱竹君鈔本則革部作鞞，鼓部反作鞞，則諸本異同。由寫者以意爲之，不可據也。據玉篇，當刪鼓部之鞞。說見同部重文篇。

柅字木部兩見，其爲屎之或體者。玉篇作屎，此與柔杼之爲兩字者同，不爲重出。

敖見出放二部，當刪放部者，是部總數。它本皆文三。孫氏鮑氏翻宋本皆云文二，知增敖篆而未改總數也。它本改之則泯其迹矣。玉篇放部敖下云或在出部，其出部亦收之。

圭見出土二部，之部者蓋從古文圭省。土部者爲封之古

文又有古文𠄎。𠄎蓋從土丰省聲耳。而其形不別。兩字皆不可刪

特以重

出類聚

尋見見彳二部見部尋取也從見從寸寸度之亦手也案此說謂見而後取之故從見云寸度之亦手也者寸從又又卽手手所以取物也度之也者寸乃五度之一度所以度物此謂揣度其當得與否也彳部得行有所得也從彳尋聲此下出尋字云古文省彳案行有所得也者猶云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重在行故從彳與尋義小別

衆經音義曰案衛宏

詔定古文官書，尋得二字同體，據此則是衛宏始合二字爲一也。筮，下云從竹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案其下有重文互，與此正相似，乃從竹之下，不云從互，可以例知此字之誣矣。且云古文省，尤爲率意。古文在前，何由知小篆作得而預省之乎？說又見分別文。玉篇收之見部，亦不以爲得之古文。

踞，見足尸二部，當刪其在足部者。小徐尸部作是，而曰一本從居，大徐作踞，用其一本是也。說文韻譜玉篇廣韻皆無是字。集韻九魚始收之，卽據小徐本也。雖足部蹲踞也，踞踞也可證字之作踞，然蹲踞也，正與尸部居蹲也轉注。

可證足部當作蹲居也。卽可證足部踞蹲也。之爲後增也。

又足部踞踞也。此篆及說當刪去。而遂上文跨之篆說以

居其位何也。自跄至踐。凡八字同義。

小徐跄字遠跳在前非也

以跨廁

其閒則不倫。元應凡三引字林跨踞也。其一引之而云又

躡也。此說文所以遂跨于躡字下也。其一先引說文跨渡

也。而後引字林。則知跨踞也。自出字林。以踞易居。亦出字

林。然無論渡也踞也。所說皆跨字。呂氏未嘗改作踞。後人

既遂跨于前矣。卽于此變體爲踞。用字林踞也之說。竝改

蹲居也爲蹲踞也。因增踞蹲也。以相爲連屬。然玉篇廣韻

皆無跨字亦足見其杜撰矣抑此渡也當作度也走部過
度也可證後人以度越與制度疑似加水以別之實非涉
水也足部越度也文選陸士衡赴洛詩注引越渡也可證
彳部倚舉脛有渡也玉篇亦云舉足以渡也而釋宮釋文
引說文舉腳有度也其以度爲正亦視此矣

吹字兩見於口欠二部當刪欠部者

玉篇收之口部次序與說文同欠部則不

收

歛歛二字皆兩見於口欠二部竝當刪其在口部者

玉篇嘯字

注中不見歛字嘯字注云亦作歛欠部譌作歛云於糾切愁兒幼乃或功字從之卽不得於糾切

右見口又二部當刪口部者玉篇兩部皆收次序亦竝與說文同。

羨見厶羊二部當刪厶部者玉篇羊部羨有重文羨厶部羨下不出羨而注中見之集韻羨下有誘誑而無羨。

難見艸火二部大徐以火部爲重出案火部難或係譌字廣韻二仙如延切內有𤑔字注引石闕銘云刑酷𤑔炭其次此字也不與然燃相繼而玉篇艸部難下云艸也又爇也恐說文火部難爲後人增而孫強輩卽據謬本說文而增爇也一義也正不敢必其爲𤑔之譌直刪之可也集韻

言一乘一
一
以然變爲一字。薙鷄爲一字。廣韻有薙無鷄。注並云艸也。
無蒸也之說

愷見心豈二部。當刪心部者。玉篇心部愷。在快下。與說文
心部次序同。豈部收凱字。云凱樂也。或作愷。似說文豈部
之愷。係凱之譌。然非也。豈愷古本一字。後乃分用之。故許
君收愷於豈部。而不以爲重文。豈下云還師振旅樂也。此
義周官大司馬作愷。愷下云康也。與爾雅釋詁同。而時魚
藻則作豈。此古本一字之證也。春官大司樂樂師。皆言愷
樂。釋文不言有作豈之本。或鄭君時已不知豈爲樂名。既

瞭之愷樂釋文音洛與說文愷康也相應夫樂作則人喜
樂故豈爲樂名卽爲喜樂中古欲其有別也故喜樂之豈
加心旣加之後而樂名因亦作愷故許君必爲之區別也
樂名之義少見故玉篇以豈爲語詞用後世之訓其部中
收譏凱二字則樂名及快樂也何以統攝之乎小徐本枋
字下引愷風亦不作凱

恁見心食二部當刪食部者

恁見心口二部經義述聞曰心部恁當依玉篇廣韻改作
恁案玉篇恁先歷切愨也憂也廣韻二十三錫恁先擊切

敬也。

沿兩見於水部據大徐說以沈之古文沿爲重口部則是其字本作𠂔。又是兩見水口二部矣。然無論誤否。總當刪沈之古文。以口部𠂔下云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沈名焉。既已深切著明也。從可知許君列重文於兩部。別有說解。後人合併之多所刪也。玉篇水部沈無古文。沿下亦不云同。沈口部𠂔亦不云沈之古文。

唾見口水二部。當刪口部者。

玉篇但收於水部云吐過切與唾同又土禾切水在西河

否見口不二部。當刪口部者。抑又有疑焉。干祿字書出否否二字。云上可否。下否泰。余秋室跋謂宋李文仲已指其

謬又引吳任臣說謂見宏明集今案玉篇分毫字樣出否
否二字云上方久反臧否下符鄙反屯否竊疑顧氏顏氏
所據說文或不部之否本作否乎從不從短羽之几或縮
之而爲否或改之而爲否乎

此說大抵不然姑存之以備觸發○玉篇兩部皆收在口

部者次序與說文同

孛見𠂔手二部大徐以手部者爲重出非也𠂔部者云珎
或加手他重文下無言加者足知非原文也

孛見韋手二部當刪韋部者卽其作孛仿隸作篆亦知爲

後人增也

玉篇韋部注中見之

言二牙作 卷一 四
塗見水土二部當依玉篇刪水部者

蠹爲部首而又見土部玉篇以兩義皆係諸部首下則當刪土部者

數見支土二部大徐支部無之而土部加注云支部有數此重出則是今本掇遺也汲古後補於部末當刪土部者如歎爲嘯之籀文而在欠部也玉篇土部壞注云籀文作歎而出數於支部

螿蚌二字皆兩見於虫蟲二部虫部之蚌係汲古後補然玉篇引說文以蚌爲螿之古文不以爲蠹之古文然則蟲

部螿蚌並當刪也據釋蟲蠹螿食根蠹兩處釋文知唐本說文蟲部有螿蚌然陸氏第以螿爲蟲

之重文。而不言。螽爲螿。
螿之專字。亦殊疏也。

椶見木金二部。當刪金部者。

輟見車网二部。當刪网部者。

院見宀自二部。當刪宀部者。寔周垣也。院堅也。後人以院
爲寔故附寔下。或謂自部院從自完聲。宀部院從宀阮聲。
亦強爲之解也。玉篇寔下云。或作院。院下云。亦作寔。

示見子人二部。當刪人部者。而正子部示下之古文孟爲
古文保。玉篇是也。或謂以孟爲是。則余采可從孟聲乎。

劃見畫刀二部。當刪畫部者。案畫之古文作畵。而又有古

文作割。是從耂而加刀也。界畫不宜用刀。刀部劃字之上爲割。耂二字。割下云剝也。耂下云剝也。劃也可知在刀部爲正。而畫部劃小異者。此遂之者。用爲古文卽字。形從古文耂耳。不足爲疑。卽劃亦兼從畫。義而刀爲主義。畫則從義也。

見元申二部。元部當作𠄎。說詳繫傳校錄。

不見豕亥二部。豕之古文玉篇作𠄎。與說文同。亥之古文玉篇作𠄎。與說文異。似當作𠄎。從夕無義。且大徐作不說。曰與豕同。小徐作豕。朱竹君顧千里本皆然。汲古依之列改。說曰與豕同意。

尙未知篆文果同與否未敢議刪也。積古齋作𠄎者与小篆近作𠄎者皆

与古文近。

女部變字重出。汲古本五音韻譜皆刪媯之重文。說已見前。

言部戀字之後既出誤註二字。後文譌字之後又出之。毛本刪譌下者。然合併註下之圭聲佳省聲。則又漫無決擇也。

欠部之歎本不與喜之古文歎同。毛本刊改爲一字。非也。閑字在門部。而毛本又補於木部。不分主從矣。木部自業至業三十

七字朱竹君本朱文藻本汪刻本皆無顧本則有閑字在其中毛氏據本蓋亦有之故補之也

鳴下云渴鳴也段氏疑注吾並疑篆所引之曷且益且可且皆可信也兩字爲名其義並見猶之寒號蟲設加鳥旁豈可通哉月令曷且釋文云曷本亦作鵞尙不云且亦作鳴可知唐初說文本尙無鳴字也

驢字當刪爾雅鷩鷩以鷩一字爲名下文驢鷩也正與爾雅合是不當有也且漢時或有此名亦只當云盧鷩盧者黑也鷩之色黑

駮下云駮睛也一曰駮驢也漢書上林賦作交精然則亦當作交盧目部說中盧字一見精字四見皆謂眸子卽睛

臚之正字也。謂之精者，人之精神注於眸子，謂之盧者，盧黑也。韓盧卽韓之黑狗，盧龍卽黑水，眸子之黑深於黑精也。爾雅：鴝，鵠。鴝，鴝。既從鳥，斯交精，不必從鳥。猶螿，銜入耳入耳，亦不從蟲。刁，鴝剖葦，剖葦亦不從鳥也。烏，鵲以傳枝而孕，鼃以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或鴝亦交時而孕者，與侯考，鴝及此二字，恐當爾雅既增偏旁之後，枝者卽屨入說文。

鷗下云鷗風也。繼以鷗鷗，鷗三字。鷗下引詩：鷗彼晨風，羽部翰下云：一名鷗風。御覽引作晨。案秦詩晨風篇釋文亦

作晨不云說文作鷓而云鷓說文作鷓則說文鷓篆誤而引詩作晨不誤釋鳥晨風鷓釋文晨本或作鷓亦不云說文作鷓則說文無鷓字可知也由此知說文鷓鷓鷓三字原所以釋秦風而詩先言鷓說文先言鷓者毛傳晨風鷓也鷓是物名先解其名而後鷓可說不似說經者之依文訓義也苟晨本作鷓則當先出而說之不當以毛傳之鷓踞經文鷓之上也繼以鷓字者爾雅疏引舍人曰鷓鳥也蓋本作鷓許君所說者舍人注也說晨風既畢而後說疾飛兒之鷓於文順也寫說文者據爾雅或本改鷓字說斯

後人增鷓字所幸歟下引詩猶未改也則鷓字當刪

蘇武詩古

詩十九首皆作晨韓詩外傳亦然未必齊魯詩有作鷓者

肉部脍在臙上案脍卽臙之俗字也當刪廣韻十三祭脍此芮切引說文小奕易斷也臙同上又七劣切十七薛臙奕而易破玉篇說同十三祭小宗伯注今南陽名穿地爲竈聲如腐脆之脍釋文出脍之脍而說之曰七歲反舊作脍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臙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脍音卒脍者牛羊脂臙者奕易破恐字誤筠案說文脍臙相

連而陸氏云字書無此字則後人增脆于說文可知玉篇

已引說文脆字

蜀都賦李注亦引之但小作少爲異

則玉篇爲宋人改易可

知

不但已也諸書引說文皆曰從某惟大徐本作从而玉篇同之且玉篇詞同說文而不冠以說文者多足正今

本之誤其冠以說文者多同今本考朱竹垞序其書得之汲古閣並取繫傳類篇汗簡佩觿旁稽曲證吾恐毛氏張氏皆有改易當求明刻本質之蓋周禮注本作腐臙之臙陸氏作脆之脆

則已改之本也今本作脆之粹者蓋校者見兩本不同欲

存其異文故上字用脆之俗脆下字用粹卽陸氏所謂舊

作粹誤者也玉篇廣韻皆無粹方言曰揄鋪慳極較縷葉

輸毳也經義述聞說之曰毳古脆字大雅烝民釋文曰毳

本又作臑。荀子議兵篇注曰：彘讀爲臑。筠案老子音義臑河上本作臑，則知臑者古字也。作彘者省借也。又本作臑，則已改者也。鄭君在漢末，尙不作臑。況揚雄在前漢，荀子在周末，其無臑字可知。許君爲鄭君前輩，安所得臑字而收之。且其篆從色，非從絕省，卽其篆文之譌，亦可知爲後增矣。國語韋注：苦臑也。恐亦非原文。說文人部，然，意臑也。廣韻：然字兩見。一引此文。一云：意臑也。亦可證其爲古今字。艸部：荃，芥臑也。臑當作臑。晁說之云：唐本說文，荃初劣切。集韻十七：薛：荃殊悅切。與臑疊韻。黑部：籒，讀若以芥爲臑，名曰芥荃也。籒初刮切。與荃雙聲。集韻

言二采作
二十七薛纂側劣
切則亦疊韻

故讀如之而荃下亦改爲芥脆也魚部鯛

魚骨尚脆也玉篇鯛在後增字中云魚名廣韻同知此篆

卽可疑不獨說解也

集韻屬下收
脆辟爲或體

豆部六字桓與豆同蓋彛以類似附及此其次也乃以登

登從後世穀名之豆者介乎其閒次第殊爲不倫茂堂謂

二字爲漢製是也當刪秦以前由古籀生篆其理順漢以

後由隸生篆其理逆許君敘言所本之經皆古文豈有闕

入後世字之理卽糸部弒下云樂浪挈令觀其文法知非

後人附益然亦當刪也

令甲必用隸楷
是亦以隸生篆

玉篇彛字亦在後

收雜字中且止云都騰切並無訓釋豈說文所有而顧氏不見邪此字雖未敢議刪究可疑也

覈之或體覈當刪從兩何義哉正如霸字譌爲霸矣皆不知六書者妄作也玉篇亦不收

匕部是當刪古人名匕名相豈有匙名經無此字而見於方言則是漢人名之因造此字實則匕匙一聲之轉其聲既變卽加是爲聲以別之也增字者必附其義近之字故此字率加於首與部首相承而說之曰匕也不知許君先言相與比敘卽以匕之訓相次者承之歧頃二字乃匕相

譬況之義，卽卓又以匕從反，人直由人取義，見字與相與。

比敘之義正相反，故在未耳。增此者可謂鹵莽也。

玉篇匙有重文

堤次序在後，不似說文之在首也。

包部胞字當刪。說文之夕，今之包也。故以包裹說之。說文之包，今之胞也。其說解全是胞義。玉篇包下亦沿用其義。而又曰：今作胞，則胞之不出說文可知。彼增胞者，不敢目爲包之重文，而別爲訓釋，亦可見其讀說文未貫通也。

鮓下云魚臭也。鰓下云鮓臭也。引周禮膳膏鰓。案鮓鰓與勝臊同音。勝下云犬膏臭也。臊下云豕膏臭也。以豕膏說

臊本之鄭司農。杜子春以爲犬膏，而以膏腥爲豕膏。許君又改爲犬膏，則胜臊二字，誠許君所收也。鮭臊二字，當爲後人羸入。鮭下云魚臭，尙合。臊下云鮭臭，混鮭臊而一之，何其支離也。蓋將別爲說解，則與從魚不合。故沿鮭字爲說，支綴其詞，然魚固無由臊也。豈非因胜作鮭以爲魚臭之專字，卽因鮭作臊，比而同之，不顧其安乎。所引周禮，仍是豕膏，初非魚也。且是以意爲之。周禮釋文亦不言有作臊之本。○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牀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鱸羽膳膏羶。然則腥臊羶香皆美臭也。

故內饗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而膾狸蝻皆變其名。羶臊腥則不變。是美惡不嫌同詞也。若特爲魚製鯉鯪字。豈不多事乎。則羶何不別製乎。

逸篆

會意字必兩從。入於主意所在之部。乃正例也。然有一義委曲難明者。許君卽變例入其部中。以取軒豁。如𪔑不入囟部而入疋部。頃不入頁部而入匕部。以囟頁之義易見。疋匕之義難明也。列文變例篇中。已具言之矣。惟其中容有當入主意部者。

且有似許君誤解者，姑獻其疑，竢好古君子要刪焉。

吠字當入犬部，鳴字在鳥部，是其比也。惟是說曰從口犬，文法不甚通，恐是從口友聲之譌也。段氏引字林作咬繫，傳曰會意，或云從犬，案當作或云從友聲，蓋經典皆作吠，因改說文而別本之從友聲，僅有存者，小徐姑存其說也。易字在勿部，似當入日部，其說字形曰從日一勿，卽不甚可解，勿者旗也，將謂一旗展於日中邪？六書正譌謂會易以天地之氣言，陰陽以山水之南北言，頗有理，竊謂從一

者地也。勿非字。祇象易氣鬱勃湊地而出之形。日屬陽。又必日出之後。易氣乃可見。所謂狂夫見之以爲野馬。渴人見之以爲流水者也。会晦卽不見矣。

弱在彡部。似當在弜部之末。其說曰。彡象毛。𦏧弱也。弱物并。故從二彡。案易非字。不得言從。故疑其當從弜。弜者彊也。蓋謂弓之有力者也。迨其敝也。膠解筋散。狀如毛𦏧。故以兩彡象之。與部首以相反爲相成也。凡相反者。定在部末。竊疑說文弱字斷爛。後人誤入彡部。說解亦所自作。故云。故從二彡。易非字。而以屬文。許君無此例也。

皿部醯字。玉篇在酉部。是也。皿部皆械器。醯乃酒類也。說

解中皿器也三字亦可疑將以部首說云飯食之用器故
加此句以別之邪則部中單訓爲器者正多且有負戴器
固不第飯器也若在酉部則此三字尙可通或說文爛撿
醯字後人掇拾於此酉部醯醢醢三字皆可從皿從酉而
以央必右爲聲而不入皿部也卽醢字可知矣

襜之或體禴案龍賣聲不近玉篇禴市欲切與禴市玉切合長襦

也連褱衣也禴同上此下繼以襜字云袴褶也跣袴也亦與

說文不同跣袴或卽今之套袴祠同上然則禴固非襜之重文也集韻三

燭禴殊玉切重文作禴禴引說文短衣也然則禴乃禴之

重文也。然短衣與玉篇之長襦相反者，雜記上子羔之襲也。爾衣裳，鄭注爾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續爲爾，孔疏謂衣裳相連而絲續著丁呂切之也。說文襦袍衣也。設襦卽是爾。則鄭不言大猶襦本短衣，玉篇加言長也。蓋襦製如襦，其連裳爲之如深衣者，則謂之大襦。故玉篇云連裘衣也。是知續當遂之襦下。

鹽部鹵字，玉篇隸鹵部是也。然玉篇亦不與着鹹相繼，或是後增字。鹵莽者，增入說文，遂誤云從鹽省。然鹵部卽在鹽部前，不知何以如此粗疏也。似古無此名，故疑古無此。

字。

孫在系部似當在子部如係字亦會意而入人部是也然係者絜束也系爲主人爲從尙可入系部孫則子爲主系爲從也。





鳧在几部案此字以鳥爲主意當入鳥部卽云几訓短羽與鶩之不能飛者近因以几爲主意鳥爲從義則鶩不已入鳥部乎鶩與鸚鵡皆鳧屬不皆在鳥部乎猶可曰此數字皆形聲不得不入鳥部也然鳧下云舒鳧鶩也從鳥几聲則其垂刺亦有數端鶩下云舒鳧也其說甚是而遂以

說鳧字則不可。春秋繁露曰：鶩非鳧，鳧非鶩也。案鶩形似鳧而不能飛，故曰舒鳧。猶鶩之名舒鴈矣。鳧自是水鳥，今呼爲水鴨者也。而用介疋全句曰舒鳧，鶩也。彼本說鶩，此則說鳧。如此立文，既似以鳧爲舒鳧，又似說鶩而於鳧無干也。其誤一。說文通例，隸某部者必從某部之義，卽會意兼聲而聲卽爲本部首者，則亦先表其義而後及其聲。如否在不部，說之曰從口從不，不亦聲，是也。以此例推之，亦當云從鳥從几，几亦聲，而乃曰從鳥，几聲也。其誤二。卽此云几聲，尤知其當在鳥部矣。

几部也。字下小徐本云：聲全書無此謬語。


否則

說文漏臆字後人補之。

旬在夕部。案當在日部。日其主義也。且以古文徵之。云從勻聲。則旬乃勻省聲。非會意字也。此因旬字以二字分於日之上下。有似字。遂爲所蔽耳。言部旬從勻省聲。而籀文作不省。目部旬亦從勻省聲。皆可證。周禮均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注云。旬均也。讀如螢螢。原隰之螢。易坤爲均。今本亦有作旬者。金部古文鈞作。儀禮。今文絢作約。然則古人借旬爲勻。則旬之從勻。不亦宜乎。

莫在苜部。似當入火部。其說曰。火不明也。則苜之訓目不

正者義太遠

人部弗下云橋也從人從夕從韋省案人爲右戾夕爲左
戾與橋意合而韋字篆作韋古文作省之皆與弓形

不相似。豈如弟之古文弋從韋省。小篆弋卽變爲己邪。然亦弋爲韋省。而非第指其己爲韋省也。竊意弗字當入弓部。而說其義曰弓槩。說其形曰從弓。象形。說其音曰讀若弼。何也。弼之古文作𠄎。從弗。詩頌佛時仔肩。孟子拂士。皆從弗。皆作弼字用。與許說擣也正合。而弼之所以從弼者。蓋亦與弗從弓同意。秦風之閉。蓋弗之借字也。毛傳閉繼也。釋文引鄭注周禮曰。弓槩曰鞅。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疏曰。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鈞案今日藏弓事正如此。而弗字之形。正與之合。弓槩所











以備弓之枉橈是擣拂之義也是卽輔弼之義也知其當
讀若弼者大部奔從弗聲讀若予違汝弼韓詩外傳引詩
弗時仔肩案許君說奔曰大也與毛公說佛曰大也同義
鄭箋則曰佛輔也釋文謂鄭讀若弼然則韓詩作弗者借
弓之閉以爲人之弼也毛詩作佛者加人以爲人之弼之
專字也許君又收奔者或出齊魯詩大亦人形從大猶從
人也。





















改篆

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改者多審細而艸

率時或不免。余寡識學殖尤陋。謹卽其有據者改之。所改與段氏同者。或別有發明。乃錄之。然隨手札記。亦或忘段說。而與之複。幸世之君子覽而正焉。

𠂇𠂇𠂇當作𠂇𠂇𠂇從𠂇者五字。𠂇𠂇𠂇皆不譌。從𠂇者六字。𠂇𠂇𠂇皆不譌。從𠂇者一字。𠂇𠂇𠂇亦不譌。當依此五字。正彼九字。𠂇𠂇從六。六篆作𠂇從入。雖作𠂇與他達切之𠂇疑似。固猶是從入從八。若作𠂇則與楷書𠂇作亡變入爲一者類矣。○金刻作𠂇不作𠂇。

賁之古文作而字從之則作凡從賁者皆同以物形論之既爲一物不當斷絕也然巢亦一物亦從也然則之變爲得無因之隸變爲與篆同形因連之以爲別乎五音韻譜作是也

下云聲誤也之古文作其部中有字說曰者如馬之鼻從此與同意以此推之則篆當作乃從意兼聲非從聲也殆校者忘字改從爲聲耳又案下云從引而止之也此乃兩句引而止之謂也既非莫狄切之則非字也非字則第

可解其義而不可出其字。故引而止之。之上。不出「」字。此必許君原文校者疏略。故未妄增也。牽下說云象引牛之縻也。其義本與寔近。而其文法又同。象引牛之縻之上。不得如小徐加「」字。

言部說。說文韻譜作說。是也。此依楷法變之耳。沂字。說文作滌。亦可證也。沂下云。斥省聲。亦當作席聲。其重文。懇。謝所從之朔。亦由沂得聲也。沂旁直是斥。不當言省。斥乃「」之籀文。又無從得聲。

訟之古文。訟。谷古音裕。聲本不諧。況玉篇作訟。似篆本作訟。公從八。而此從八。八。八意本近。否則從言從八。從公公。



亦聲也。八訓別與訟義合。抑或偶於八上加八重疊以爲

衣飾也。此字未可遽改存之以備觸發。

金刻公有廿
八公三體

𠂇之重文。𠂇從兩手。恐篆本作𠂇。反一手以見意。與𠂇分
𠂇省耳。其形自同。此乃以會意兼指事字也。若直從兩手
則汗簡拜之古文𠂇亦是兩手。其爲所事何等。未可知也。
說文亞從二臣相違。北從二人相背。此例頗多。卽西嶽𠂇
山廟碑篆額𠂇字。度尙碑八分𠂇字。吾皆愛之。獄從𠂇
乃見兩犬守護之意。雉作𠂇。乃見兩鳥相悅之情。非取字
形配合可愛也。○齊侯罇鐘拜作𠂇。汗簡似誤。

鬲部辭各本誤從牛。段氏改之矣。其改食部飴爲餒尤爲卓識。

同。當作。說云氣上出則不當在旁。小徐說解中皆作鬲。玉篇亦然。

經義述聞曰。說文目部。前有昧字。目不明也。字從午未之末爲聲。玉篇音莫蓋切。後有昧字。目不正也。字從本末之末爲聲。玉篇音莫達切。故廣韻去聲第十四部。昧。昧。目。目不明也。莫貝切。第十八部。昧。目暗也。入聲第十三部。昧。目不正也。莫撥切。正與玉篇同。蓋昧之言昧也。說文昧。闇也。

玉篇昧莫潰切正與目暗之昧同音也昧之言眚也說文
眚目不正也玉篇眚亡達切正與目不正之昧同音也而
今本目不明之昧右畔誤寫本末之末而音莫撥切目不
正之昧右畔誤寫午未之未而音莫佩切正字又誤作明
所當互易者也玉篇目不正之正雖與今本說文同誤作



明


鈞案此蓋明人或毛斧
季輩據今本說文改之

而莫達切之音尙不誤可據廣

韻昧目不正也莫撥切以正之

吳都賦注引昧目不明也
門撥切其字又訛從日

目當作依思字而略變之蓋目字象形不必兩也則

會意不如是不足見左右視之意博古圖有兩體竝

釋爲瞿。

段之重文段當依玉篇作段但多一筆其餘皆同也段之從手尙省聲也段字乃不分段段者所改。





𪗇當作𪗈今本以其目連書直下非也而鐘鼎亦多作𪗈省其目

翟鴛二字說文韻譜作翟鴛是也玉篇翟鴛母卽雛也或作鴛鴛鴿也鴛音奴鳥名不收翟字廣韻鴛鴿也翟上同不收翟鴛月令田鼠化爲鴛鄭注鴛鴿母疏云鴛鴿母爾雅文今此註毋無毋當作牟謂牟無也釋文鴛音如毋無





也。蔡云：鶉鶻之屬。又出母無二字。宋本作母無爾。雅釋文：鴛音如鴛字，或作牟。音謀。毋如字。李音無。舍人本作蕪。然則鄭注本作母無爾。雅本作牟。毋許宗爾。雅而毋鴛母也。呂覽淮南子並作鴛。集韻：鴛鴦下引說文韻會六魚。鴛下云：說文本作鴛。牟母也。從佳，如聲。又云：今文作鴛，則是黃氏所據本無鴛字。



鴛有或體隼。玉篇：鴛下云：或作隼。案此蓋古文作隼，後加鳥旁。說文之鴛，小徐韻譜作隼是也。後人多見鴛，少見隼。遂譌耳。鴛字蓋後人所作，不應見於說文。隼，鳥兼從，將介。

於長尾短尾之閒乎。小雅翩翩者騅。釋文云。騅本又作佳。陸氏所謂又作佳者。殆古本乎。佳聲卽安得思。尤切。抑此隼聲。亦衷從求聲之比。○大戴禮會子疾篇。鷹鷂以山爲卑。而會巢其上。案鷂卽鷂。





鳥之古文當依汗簡作。終當作。其一頭兩翅並同。惟足分有爪無爪耳。說詳說文韻譜校。且書中從終者多作終。亦當補字。兩翼又各省一筆矣。不可如終之右翅省左翅不省。無此鳥也。然秦碑卽作終。則此字之譌久矣。

骨部髀之古文。玉篇集韻皆作髀。足蓋足譌也。

肉篆作。與日月字混。朱文藻繫傳攷異作。是也。釋山碑作。日月作。苟有別焉。亦可從也。

腴之古文。玉篇作。重並異耳。段氏曰。從日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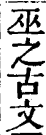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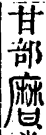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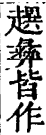

狀之古文。玉篇作。則是字本作也。集韻作。則所据者如今本。





當依集韻作。從不從。餘見誤字篇。

箕之古文。五音韻譜作。皆譌也。當作。上象形。下從。兩手簸之也。。小徐本云。籀文是也。。全象箕形。

古則割裂上半以爲八。籀文漸多不顧其安。又與石鼓文之尊相似。故知之。小徐以𠄎爲古文。則又誤也。𠄎由古文𠄎而變。𠄎卽由古文𠄎而變耳。變𠄎爲𠄎。至爲鹵莽。與𠄎變爲開相似。遂爲變篆爲隸之先聲。如𠄎隸作具是也。許君說箕字曰：下其丌也。亦近望文爲義。箕不須用物薦之。

𠄎當作𠄎。從鬼頭之由得聲。乃從畀者。如鼻、筭、甯、痹之類。上有所承。斯作田。不便變而爲田。猶之可也。若異、𠄎二字。何妨存之。以爲餽羊。今惟𠄎從由。卽從畏。𠄎二字者。其誤亦猶此。

巫之古文。下半似艸似非也。當依字改從。甘部麻。當據繫傳音。歷改爲。雖金刻蔑曆字。邑貞。趨彝皆作。穉占作。其甘小變。上半皆是麻非麻。麻非字。且以歷推之。亦可見讀若函似亦非。是阮氏以歷字代之。以密勿說之。蓋蔑曆皆假借字。雖非雙聲疊韻。然形容之詞音必相近。函之於蔑。其音太遠。似阮氏說是。

豆之古文。段氏據小徐本作。案不應上出。當依玉篇作。口者豆之腹也。一者所盛之物也。小篆逸其一於上。如之一。在皿上也。餘則古文篆文並同。見異而遷。不加。

精思未有不誤者。

豐之古文豐玉篇作豐亦可證。

○金刻有𠄎及𠄎

𠄎之或體盤當作𠄎說詳繫傳校錄。

𠄎當依食部諸古文作𠄎。乃足象穀在裹中形篆文起筆

上出與𠄎同誤。又曳其●而長之遂似白字非也。或曰不

嫌於日部之𠄎乎。曰日字古文以說文韻譜作𠄎爲正。今

本古文作𠄎。

毛本

作𠄎。

五音韻譜

從古文者作𠄎。

金刻從日者亦多如此。

皆

非也。日形非橢圓○。又似日中有黑子。是祿祥也。倉字亦

可證。五音韻譜作倉。乃依食字改之。非也。而食部諸古文

段氏皆改從倉矣。不潛心也。夢英作倉是。

韋之古文者矣。從日非也。玉篇亦誤。巾部𦉳從者矣。中從○是也。革𠄎反。皆從○。象形。故知之。𠄎𠄎小異。不拘。

𦉳當從𠄎。凡從參者從○。不從○。𦉳字放此。段氏全本皆作𠄎矣。想倩人作篆。未檢改也。

𦉳字不足象形。石鼓文有𦉳字。蓋𦉳本作𦉳。師寰敦器蓋若字皆

作象木。𦉳字形若字。蓋亦作𦉳。即𦉳之重文。加口者如

𦉳字之象根形。是以說文之𦉳木。它書作若木。並非同音

假借也。即其籀文𦉳。亦當作𦉳。是以玉篇𦉳下有籀

文𦉳。若下亦有籀文𦉳。足知𦉳若之爲一字。而𦉳作𦉳。

之非誣而彖作𠄎之非皮傳也蓋漢人猶多作𠄎是以八
分桑字作彙隸辨引二文無作桑者集韻類篇桑古作彙
並足徵也𠄎變爲𠄎者猶艸變𠄎𠄎變𠄎曲者直之也若
又字變爲十者則𠄎變𠄎之外無有也說文收若於艸部
從艸右聲亦似誤虫部𦍋下云若省聲或當作𠄎聲○博
古圖𠄎𠄎皆釋爲若

𦍋當作𦍋繫傳考異不誤籀文𦍋𦍋卽可證

𦍋當作𦍋從六篇普活切之𦍋非七篇匹刃切之𦍋

𦍋當作𦍋且當爲星之古文許君誤然星下云古○復注

中。○大徐誤故與日同亦足徵也。特○而注中亦非日字。○

為定形。𠃉、𠃊等字不足據。況𠃋、𠃌定當從肉。將又謂

○亦肉之變體乎。

𠃍當作𠃎。乃一極兩字兩牆之形也。古籀文之從𠃍者乃斷𠃍為𠃏。又連𠃍為𠃐也。直成莫狄切之𠃑矣。說解云交覆者對广。祇一牆而言。而广亦當作𠃒。惟𠃓字是玉篇豕寓二字無首筆。餘古文皆從宀。知是時誤者尙少。當一切改之。積古齋諸鼎銘寶字多從𠃒。大壺。叔。匠。爵。泉。伯。彝。吳。禾。彝。自。彝。寶字皆從𠃒。向。彝。尙字同。尤象屋形。

田爲鬼頭而鬼部字皆從由是從由矣由部所轄三字亦誤從由。

𠃉當作𠃊。五音韻譜不誤從𠃊。不從𠃉。

豕下云繫二足如篆是繫三足也當作豕。豕亦當作豕。凡絆畜之足者皆絆其前兩足事理有其至當古今不能異宜。

希部羈之古文羈。當依玉篇作羈。羈從篆文希之二。羈卽當從古文羈之二也。玉篇古文羈作羈則亦誤當作希。又疑當改豕爲豕。

𠃉正文作𠃉似非此依目錄

下云與禽离頭同内部禽下又言之蓋謂

同其凶也以古文𠃉推之當本作𠃉念𠃉亦本作𠃉𠃉由中斷之則爲𠃉由兩旁斷之則爲𠃉是以不同而𠃉又變爲𠃉乃全不相似矣石鼓文念𠃉字禽彝作念太祝禽鼎作念其𠃉皆連而不斷可證聚四足一尾而兕兩足者此疾走象也走既疾則恍惚祇見其兩足犬兔皆善走皆象其兩足豈可曰犬兔從儿乎而兕下說曰古文從儿必望文爲義者所增也

馬之籀文當依說文韻譜作𠃉又玉篇先列影籀文後列

影古文當依之。○再以駟之籀文𠄎亦誤例推之馬

𠄎爲𠄎

𠄎例推之馬

之籀文似當作𠄎而說之曰籀文再出影而說之曰古文馬與𠄎同有髦其意若曰古文亦同於籀文但有髦爲異耳不然篆文馬亦有髦但連於首耳非無髦也若籀文亦有髦則三文所同何以特記之曰有髦乎然又恐駟字用爲偏旁以地狹而省髦亦未可知姑發其端以待決擇玉篇之影少尾不可從。

廌篆誤金石索天乙閣藏石鼓文薦字作𠄎釋山碑作𠄎當合兩文而作𠄎既云一角則石鼓但有兩耳非

也其喙與胸當如鹿足尾則改不改皆可且知𦍋乃籀
文薦說文失收。

𦍋當依石鼓文作𦍋岐出者角也角之外兩耳也其上揚而右向者喙也向左而下弛者項與胸也說云鳥鹿足相似者鳥二足而篆似一鹿四足而篆似二非省之也善飛善走者足必屈屈則相竝時多見其仿佛而已故不似馬象之類平列四足也。

𦍋當依石鼓文作𦍋下半與鹿同亦有脊有尾又案石鼓𦍋字甚明劃說文無之玉篇生冀切獸似狸。

於當作炆。反一犬以見相齧之意。獄獄當作炆。炆乃足見伺察守護之意。吾於西嶽華山廟碑額出炆字知之。炆字見博古圖。

熾之古文說文韻譜作𤇀是也。五音韻譜尙近之。汲古最謬。段氏自造古文多岐亡羊矣。玉篇作戴。故知小徐是也。

𤇀當作𤇀。凡從云者不可下曲。𤇀部𤇀云

心部𤇀下云死聲。汲古死繫傳曰死音既。案所從者非

小篆乃古文𤇀。悉篆從𤇀直與簪之正文𤇀同形。傳寫譌



也當作𠄎。若依石鼓文𠄎字改之亦當作𠄎。










𠄎當作𠄎。今本少一筆。至於田譌爲由則田部畏字先譌矣。

𠄎下云疾雨也。案釋之以疾則聲兼義不當從暴。𠄎字當從暴疾字作𠄎。段氏注中瀑暴字皆改而篆未改。此亦倩人之故也。





𠄎當作𠄎。注中否聲當作音聲。說詳說文韻譜校。



田集韻引作囙。玉篇同。以田字例推之亦當作田。夢英篆是。

絕之古文當作說云二絲而篆從四幺譌也。

篆个當作仍是從虫少直其尾耳以𧈧字知之字書從竹作弗思耳矣上文則小徐既作矣可從也案虫同物卽同字如古文以中爲艸字之比不獨融一字可證虫一字也小蟲多類聚故三之以象其多兩之者省之也一之者以象其首尾之形也至於字分三形而又各有從之者卽分三音三義又孳育之一法也而篆字之體蓋本作大首而曲身蠕動不能條直也後取配合乃曲之爲試思小蟲之屬能盤曲如蛇乎惟人觸之

則盤曲者多。乃曲之既久，一遇古文，輒直之似竹矣。此亦所謂扶醉人者也。○爾雅釋蟲釋文云：本亦作虫，相承假借用耳。筠案此亦可證。

𠄎字不甚象形。古文作，即省之，亦當作，不得徑似𠄎字也。此亦小篆不顧其安之一端矣。或亦如禽兕之類，本作，朱鈔小徐本作，則又上連而下不連。

𠄎當作，玉篇正作，說見前旆下。

觀文


易曰：觀乎人文，夫文字既著，竹帛則其平敷同矣。

續畫亦未始不平敷然色有濃淡面有向背易爲
意會也若文字必知觀之之法則思過半矣

天類之平看者○∪是也對起看者○∩雨是也雲生於
地下細而上大與烟同形雨說已見象形篇

地類對起看者山石是也平看者井田是也有當放倒看
者∴是也益崩二字皆從∴畫水者其形皆然水紋忽起
忽滅長短不齊非許君所云中有微陽也

人類多對起看者人子大夫之類皆是也其平鋪看者止
足是也放倒看者目是也非許君所謂重童也

物類亦多對起看者。艸木竹虎鳥之類是也。器械亦然。其平看者。牛。羊。瓜。米是也。然有別。牛。羊。自脊觀之。米盛於器。瓜蔓於地也。有放倒看者。龜與舟車皆是也。𠄎字上象船。下象底。右象容舵之處。不作舵者。舟有無舵者也。田以方者為輿。橫貫者為軸。植者為輪。自車後觀之。則見兩輪如綫直也。不作轉者。黃帝觀轉蓬而造車。毛詩以權輿為始。故車字第有輪輿。從其朔也。兼容車之無轉者也。今河南猶多此制。故說解曰。輿輪之總名。亦指字形無轉而言。博古圖或有轉。然其文作。是輪與輿皆平。非物情也。

事類亦有討起看者。出出竅是也。蕁字必平看。昇字亦平看。昇共舉也。兩人共舉一物。則手相近而肱相遠。上從目。彼一人之手也。下從心。此一人之手也。兩人之指爪併力。是共舉之狀也。此字雖上下兩體。然以東西說之。南北說之。皆可。不可以上下說之也。段氏泥又手之說。以說此字。誤也。況風又爲夙。白辰爲晨。段氏又謂聖人以文字教天下之勤矣。如又手也。何勤之有。

糾徐

大徐不必糾也。但依茂堂可矣。余前所札記有可

附者卽附之餘若干條。小有發明。是雞肋也。姑存於此云爾。



言部說下云從言兌。几部兌下云說也。其說固相比附。然小徐本作兌聲。是也。易曰兌說也。孔子本以聲訓義。大徐疑其非聲。刪之耳。卽廣徵之。從兌之字凡十六。從說省之字一。祝從兌省。以祝能說神。且兄聲不相近。故云然。若歛。挽之類。祇可言兌聲矣。且說字卽如大徐之意。亦當云從言從兌。不可云從言兌。言者一人。兌者又一人也。亦足徵其既刪聲字。而又忘增從字矣。烏部鷓。從說省聲。弋雪切。

尤可證說下既刪聲字遂改鷓下之兌聲爲說省聲也喜說失熱切談說弋雪切許君既以說釋也解說字是以喜說爲本義而大徐不知反以弋雪切之鷓爲說省聲也且形聲祇取聲之諧鷓從兌聲自諧矣何取乎說省乎不觀說命禮記引作兌命乎。

隸下云篆文隸從古文之體大徐曰未詳古文所出案革下云象古文革之形弟下云從古字之象酉下云象古文卯_{改今}之形彼處皆有古文而此獨無者非掇佚也隸卽古文不必別求古文也說文通例雖以篆文居先然每字之

下籀文古文皆無者是自古不變者也。弟有古文者則籀文變古文而小篆沿之者也。弟有籀文者是籀文改古文而篆文反同古文者也。其重文之說曰篆文者則當時所用者古籀而篆文反不行用者也。惟隸隸二字獨生變例。遂啟大徐之疑。蓋隸字籀文也。當時所用。故以冠首。隸字則古文篆文之所同。故變其文曰從古文之體。與革弟酉下文法不同。可知其體初無異也。款款亦以崇柰爲聲。與此正同。而款爲或體。此從崇先於從柰之比也。

饒下云奉聲。大徐曰奉音忽。非聲。疑奔字之誤。案下文有

或體餽從奔。鼎臣無容不見。或其意謂本字既譌。後人遂以正字爲或體邪。而不言何也。蓋鼎臣初不識卉聲。賁奉二字之卉聲。大徐不改。奔。賁下。小徐皆卉聲。大徐皆賁省聲。賁之或體。贛下。小徐作賁聲。大徐作賁不省。一切改易。泯沒其迹。然賁從卉聲。則諸字之從賁聲者。與卉聲不異也。卽不識卉聲。獨不見字之一貫乎。○鐘鼎文餽作。揅作。皆與奉不甚同。

移下云多聲。大徐疑其不相近。案從多聲者。惟咳。咳二字。唐韻與古音同。其趨。諺。咳。移。郊。煖。煖。坡。斂。輟。駮。及從

言二采一 一 一
多省聲之宜。唐韻與古音異。與移之多聲者同。徐氏皆不
疑何也。

𡗗下云交聲。徐氏以爲非聲。竝四聲亦忘之邪。較駁皆從
交聲。

向下云從口。口或口之譌。直是通孔而已。當云象形。小徐
通人氣之說。支。○積古齋向彝作尙。以小篆言之。誠從口。
然鐘鼎文中字。作中者多。作申者少。亦初不一律。

西部云讀若晉。

小徐無此句。

此卽亞部晉字也。其下祇一闕字。

小徐同。此必晉字下說解。撓佚校者自加闕字。二徐因之。

也使許君自定爲闕則是無音無義矣夫字義失傳理之
所有若並音失之則古人學由口授無音之字安得存其
形乎且安得有字同其讀乎凡校書不可沿本書之例乃
使後人緣隙以用心如氐部釁字小徐本云家本無注繫
傳云一本作許氏無此字如此則人意了然矣大徐乃沿
許君之例而改注曰闕遂似本文固然者可謂不善學許
君矣水經注注與經用字不同例故經注混淆者戴東原
能別出之是可法也

匕部頃大徐曰匕者有所比附不正也案許君以比敘釋

匕鼎臣緣之以生比附之義非也頃及上文歧字自從部首說中一名栖之匕故歧下云匕頭頃也卽以頃字承之
言人頭不正如匕也脈絡分明了然言下不須橫生枝節也。

歎下云從欠窵省此下小徐有聲字六部窵從歎聲讀若虞書曰窵三苗之窵又部歎從崇聲讀若贅之丙切夫許君

引窵三苗今本作窵孟子作殺則斲之省借也與歎之作管切者本無不合顧不曰崇聲而曰窵省聲者則如大徐所說然徑刪聲字蓋不知說文之例凡從形聲字之省者

必兼意也。

寂字鮑刻大徐本注刻小徐本皆譌又爲欠。

心部瘞。大徐曰：疾非聲。案土部瘞亦從疾聲。

效下云：支聲。大徐改爲奴省聲。緣奴字從支聲。大徐刪聲字因並改此注。蓋不悟支卽奴之入聲也。

鈔存

筠之專治說文也。自癸未冬始。十閱月而成一書。凡十五卷。名曰說文鈔。友人或寫去。今日觀之。太淺薄矣。刺取若干條存之。以志功候云爾。

大徐云：趨俗作躁。案論語作躁。且走部中字。趨踊也是卽。

躍也。趯，半步也。讀若跬。同是卽跬也。趯，僵也。是卽踣也。趯，下引左傳輔趨。今本作蹶也。趯，喪辟。趨，禮皆作踊也。趯，止行也。禮皆作蹶也。趯，雀行也。是卽跳也。蓋走足義近，故通用。不必以說文不收卽云俗也。

玉部之璣，卽禮之桓圭也。而說解亦曰桓圭，門部之闐闐，卽今之繽紛也。而說解則曰闐紛，桓紛皆用借字。𠄎下云紛，𠄎卽今之紛紜也。說文無繽紜二字，則知後人於連語必使齊同，率然使之同從糸旁也。

雒下云鴟鵂也。鳥部無此二字，當依爾雅釋文作忌欺。

琨下引虞書揚州貢瑤琨說文引禹貢皆云夏書此虞字
誤。

祠下云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鄭本月令
及作更故注說甚費力及字殆原文也。

逝下引易曰日事逝往今損初九爻詞日作已卽此徵日
已以之爲一字而解已事爲己身之事者謬也。

營下引詩營營青蠅小雅釋文營營如字往來兒說文作
營云小聲也案此則今本非誤然又部林下黽部蠅下皆
引作營營與毛詩同或元朗未細檢邪抑營下熒省聲本

作營省聲故引營營青蠅以證之讀者以篆文作營誤謂引經以證篆文遂改爲營營邪凡字從然者例言榮省聲然榮下云設縣蕝爲營卽云營大徐作榮非省聲矣故吾生此疑也。

鵠下云刀鵠剖葦食其中蟲案此語相連爲義乃爾雅云鵠鵠剖葦郭注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是謂鵠鵠又名剖葦也夫以其能爲其名固有此理爾雅鴛斲木吾鄉今呼爲啄木蟲矣然必如爾雅立文乃可若說文之說苟以剖葦爲別名則食其中蟲何所承哉且以能剖葦故名

曰刀乃釋文鳩丁堯反已音凋矣而字猶從刀也玉篇廣韻直從刁作鳩矣夫漢書作刀斗則刁乃刀之俗別文形隨音變初無足怪而廣韻刁下引風俗通以刁姓爲齊豎刁之後且曰俗作刀顛倒是非乃至於此且寺人而有後也則驟馬牯牛皆生駒犢矣

繡下云帛騅色也詩曰毳衣如繡繡當依詩作莢此引經以證字義非以證字形也後人改之耳鄭箋曰毳衣之屬有五色其青者如騅郭璞云莢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案此兩騅字當依說文作騅爾雅佳其鳩鴉詩翩翩者騅毛

傳騅夫不也。案爾雅之鳩鴝當依毛傳作夫不。詩及毛傳之騅又當依爾雅作佳。佳爲短尾禽之總名無妨。又爲夫不之專名也。說文騅隼一字。祝鳩也。騅玉篇作驪。是今說文掇一畫烏佳兼從。則蕪雜也。卽作驪亦不如作隼也。爾雅曰蒼白雜毛騅。說文則曰蒼黑雜毛。黑字似譌。是今所謂菊花青者也。

繼下引左氏臣負羈繼。今本作綈。五經文字曰緣廟諱變。可知唐以前無綈字也。

軌下引周禮立當前軌。大行人職軌作疾。疾乃侯之譌也。

毛詩蓼蕭正義論語鄉黨邢疏引之皆作侯侯胡古通轉之向上曲處如喉胡也乃譬況之名軌則有所的指矣。璅下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璅兮其璅猛也璅下又引之曰如玉之瑩案齊論多於魯論者問王知道二篇問王蓋問玉也篆文王玉同形許君所引蓋卽其文家語問玉篇則以戴記聘義經解仲尼燕居諸篇輯成王子雍所偽造也。雍觚饑囊乳蠲虹耐八字下皆引明堂月令與今戴記月令相似似卽鄭注所謂王居明堂禮也王伯厚曰儀禮古經五十六篇篇名頗見於它書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

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吳艸廬輯月令禮器鄭
注所引凡十事逸周書有月令今亡吳淑南唐人宋初獻
事類賦其中尙引王居明堂禮蓋及見此書王伯厚當宋
末卽作揣測之詞矣是古儀禮亡於南渡時也

菹下引禮曰封諸侯以土菹以白茅案逸周書作雒解曰
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
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
以白茅以爲土封許君所引或卽此文邪公羊文十二年
傳疏曰齋詁爲覆若周書齋以黃土之類是也與今本異

段氏引白虎通獨斷是二書。一在許君前。一在後。疊者疊之俗體。衆經音義卷一。出罪疊字而說之曰。義鎮反。疊罪也。玉篇疊下收俗疊字。亦一證。贗隸異部。𨔵字玉篇作𨔵。故疊又加一作疊。後漢書周章傳。王無絕天之疊。亦是罪。疊義如惡俗作惡。石門頌作憲。帶經典釋文多作帶。自是隸書。不可以六書繩之。又作𨔵者。益由疑一無義。妄億其爲文之譌。從之以諧聲。或且以𨔵爲古字。則從且何以解焉。疊音媿。大雅鳧鷖。卽安得讀如門。蘇固讀如門也。漢志浩疊亦音門。門眉雙聲。故又借疊爲眉。疊疊又眉聲之轉。

皆以聲爲用。不得牽連字義也。大徐新修字義出疊字而說之曰當作媿。正不必然。

乳下引明堂月令。元鳥至之日。祠於高禴以請子。此與戴記詞相類。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鞬。禮之禴下。其子必得天材。與許君所引文意正相連屬。

蠲下引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蠲。戴記作爲螢。逸周書時訓解亦然。淮南子時則訓曰。腐艸化爲蚺。高注。蚺。馬蚘也。一曰螢。火蚺音谿。案螢。蚺。蚘三字。說文皆無。蚺字書音牽。與蠲音近。然旰讀若攜。又苦兮切。并古今切。皆從开聲之字。

故高氏曰蚺音谿字書蚺音牽者以唐韻开古賢切也然
竟不收谿音則漏矣蠲蚺虻三字同韻故各書不同而螢
則熒之分別文也爾雅釋蟲熒火卽炤熒者屋下鐙燭之
光熒火細微其光熒熒故借用之。

離下云黃倉庚也爾雅釋文引文釋云離黃倉庚也此習
明字科者所刪連篆文讀之耳非黃栗留之比。

橫下云所以几器五音韻譜几作支疑當作度內則鄭注
度字釋文作度云字又作度本亦作處爾雅祭山曰度縣
釋文度本或作度又作歧然度度歧三字說文皆不收案

春官小史注。故書籒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似當作
甌。籒之古文也。集韻收几軌于五旨。收皮于四紙。聲近可
通。古無皮字。故借几字用之。

秦下云從禾春省。春當作春。春篆從艸屯。秦春篆從午炊
罪下云從网非。當增聲字。罪乃捕魚竹网也。魚有何非而
网之哉。蓋自秦借罪爲臯。遂與罷從网能一例觀之。刪去
聲字耳。

漸下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五音韻譜云。漸次也。
水出丹陽南入海。此既加次也。之說卽刪原文以符其字。

數也。然漸次之義，與首部不相關會。說文無此例。本部自
汎至海，凡百五十字，皆水名。以下乃潮汐波瀾之類，而後
及沐浴汗液之類，終以灑淪之類。先實後虛，先巨後細，而
假借終焉。此次第之不可淆者，說文諸大部皆然。安得於
漸字早有漸次之義，且冠水名之上乎。

撇下云：从手有所把也。

下文說字形，乃曰從手厥聲。

𦉳下云：織絹从絲。

貫杼也。申下云：从白自持也。三从字皆當作以。商下云：从
外知內也。別本固有作以者。

乾之籀文作𦉳，𦉳部𦉳下云：闕。據此則𦉳亦𦉳之籀文矣。

蓋說解挽佚後人箋記闕字非許君本文也然毛氏初印本作必孔不從歎孫鮑二本同毛氏刊改蓋依五音韻譜

也玉篇廣韻皆無歎乾二字無從辨其孰爲是非集韻二歷則乾

有乾乾兩重文似兼采兩本廿八翰則歎歎分收

擡下云舉手下手也案此今所謂揖也揖下云讓也說文辭讓

字作攘此借用案儀禮鄭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此卽今所謂拱

也拱下云斂手也蓋與袖手相似拱而尙左拱而尙右平

居卽然不必正立拱手之有所致敬也大抵拱者手不動

揖者手向前厭者手薄心擡則周禮之肅拜也

田部畜下云田畜也淮南子曰元田爲畜

繫傳曰畜發起於微也緣虫訓

小謹故言微若從元則無由謂之微矣卽此語徵之知所据本原從虫

畜下云魯郊禮畜从

茲田茲益也案艸部茲下云艸木多益從艸絲省聲

五音韻譜

作茲省聲

元部茲下云黑也

元部之前爲重部其古文作虫部

中寔下云從重引而止之也重者如重馬之鼻從此與牽

同意牛部牽下云引前也從牛象引牛之廐也元聲今綜

諸字觀之乃恍然於畜牽二字皆從虫非從元也卽蓄之

從茲知非元部之茲而艸部之茲亦當收於重部從二虫

無論絲省茲省皆是四篇於蚪切之兹無由知其爲省也

石鼓文作𠄎。雖不能決其從二宐，而不當在艸部則可決也。今人以木貫牛鼻謂之鼻楸，以鐵夾牛鼻謂之鼻箝，以鐵貫豕鼻謂之鼻楸，未見車馬之鼻者，或馬爲牛之譌也。說云田畜則宐之而廩於田中，此事理也。故淮南子曰：宐田爲畜，若段氏謂卽昫昫原隰之意，則與六畜何涉？不知其從何得意也。魯郊禮畜作蓄者，重祭事，尊異其詞，而其意則合時和年豐博碩肥腴爲一義。茲益也者，不但牛畊爲有益於田之物，吾鄉冬日賄牧人牛羊，旣飽之後，必驅之臥於已田中，至春田肥，勝糞種也。元宐二字，其上一俯

一仰形似易譌故許君兩部相次以明其異使人於凡從

此者可依類以求庶不譌也五音篇海云蓄音茲從茲非音茲

魯郊禮蓄許君云魯郊禮畜從茲田者若曰魯之郊禮之

句誤也變畜爲蓄猶用畜字也其體從茲田此改爲蓄而斷爲四字之一元大武之意又益也又字誤益乃茲之訓非替之訓也此說雖鹵

莽然足徵所據之說文猶從茲益之茲非二元之茲也水部

滋下云益也益與艸部茲爲一字遞加分別文也而其象則從二元之茲益亦二虫之茲之譌而茲不當在艸部益

矣明

隍下云讀若虹蜺之蜺可知沈休文郊居賦雌霓連蜺王元禮讀霓爲五激反乃漢音固然又案霓下云屈虹蜺下

云寒蜩本注則借蜩爲寬也。

西京賦注帶寬高兒寬五結切東京賦以列設鍛寬哲爲

韻。

敵適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字皆從啻聲楷書作商。

惟禘字尙是本形用者少故也集韻以澹爲說文之澹似

說文或見說文無澹而以澹當之豈知澹卽滴字古今韻

略改士昏禮鄭注三商爲三商可謂武斷。其合盼盼爲竊亦大謬。

意啻蓋蒂之本字上聲下形乃以諧聲定象形爲象形之

變例廣韻商都歷切本也六書正譌曰木根果蒂皆曰啻

兼本根言之似非二說似皆可據正譌篆作啻似勝說文

自有氏柢二字矣

從口其楷書作啻不啻不啻似猶在明昧之間大約果蒂
其本義借爲不啻而轉爲翅音乃更作蒂字州部蒂瓜當也故尙
書作啻孟子作翅所用不一可知爲借矣苟以語時不啻
而特造一字似非理之所安惟是爾雅釋木棗李曰寔之
初學記引孫叔然曰寔去柢也曲禮之言削瓜也曰士寔
之孔疏以寔爲脫華處案脫華處不過皮溜耳蒂則苦於
口不中食仍以叔然說爲是顧兩書皆借寔不用啻亦不
用蒂姑存之俟質

思下云凶聲竊謂兼取其義人之能記在腦故有遺忘則

仰而思之俗謂之問腦

十五篇中目錄許君本文也卷首目錄鼎臣所增也故其
作篆與夢英似者多與十五篇目及書中正文或不同夢
英所書次第與今本不同者凡八事△會倉夢英作會倉
△市帛白帟帶作帟帶市帛白北丘作丘北臥身身衣裘
老毛毳尸尺尾十五篇目錄及八篇正文皆如此作裘老毛毳尸尺尾臥
身身衣鼎臣所加之目錄同此包苟作苟包勺几作几勺血部後少

部子部後冬子部至其筆勢音注異者甚多姑舉其大
異者言之聲下云陌包與汲古初印莫交切合刊改里之

切則不合。疋下云山呂與所菹切不合。詰下印以競字謬。
収下云巨恭與居竦切不合。效下印以歿字謬。白下云蒲
革與七篇白黑之白同音。謬重下云上絹與職緣切不合。
豐作豐。九經字攷禮下云說文從冊與此正同。然恐非是。
來下云乎南與胡感切不合。𠄎克作宮。不同。白作𠄎。則非
從入合二矣。𠄎作𠄎。似從兩人字。謬至於前後十二部。皆
承人部。人自可通也。𠄎下云尸誘與首下云式九不同。
是與說文立異也。包下云音包。謬。𠄎下云耳占。則勝唐韻
之而剡切。𠄎益韻之古文也。希作𠄎。說文希之籀文𠄎。

此少一筆。鹵作𠃉。兼西之篆文籀文而從之。鹽字仍從鹵也。𠃉作𠃊。與玉篇廣韻同。蓋說文傳寫誤。由作𠃊。謬切以方九二謬。印以由字。三謬。𠃊作𠃋。謬之作𠃌。謬不作𠃍。與古𠃎字左方亦不似。郭恕先與夢英書曰。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案石本少一。部而多子部。仍是五百四十。恕先言不讎。又云。子字合收在子部。今說文固在了部。豈恕先不檢說文而依約作札邪。兩人與鼎臣同時。其所據本已乖異如此。今見兩種書。皆謂夢英書部首五百三十九字是耳食也。

羸積二字說曰。羊相羸積也。以音揣之。蓋與周禮之委積

同意羊性寒則散熱則聚時當酷暑則必互相登陟如積
薪然磊磊落落白石山也故夏夜牧人必數起歐而使之
散恐其相覆壓以致疾集韻以爲羊疫殆由矮積而生疫
也若以矮積爲羊疫之名則許說曰相豈可通乎羴下云羴羊相
羴也似矮下之羊相積也亦不必補矮字然玉篇羴下作積則說文涉上文而誤然積亦矮積之意

補叙曆二字說

卷三形聲篇中謂叙字可從古聲占聲今知非也無論篆
法何似皆是甘聲吾前據齊侯罇鐘作叙以爲古聲然是
鐘罇字作叙叙自從甘必不可從古又習鼎亦作叙叙則

知諸所從之曰与。与及曆所從之。同一甘之變文也。且
之小篆。豆變曰爲。与此正同。本卷改篆篇曆字。今案博
古圖。周淮父卣蓋作𠄎。𠄎其甘亦作𠄎。秝亦作林。器作
蔑。𠄎則秝變爲𠄎。甘省爲口。可知作林者皆秝之省。周高
克尊。敢作𠄎。邢叔鐘作𠄎。繼彝。𠄎作𠄎。虞彝作𠄎。
皆是甘省爲口也。○周敵敦。𠄎。𠄎。以名介。蔑曆之
閒較之。畢仲敦。𠄎。𠄎。以段介。其閒尤不可解。要之
諸銘從甘。明白博古圖釋文從日。非也。